

11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二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陟屺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屺而愴然流涕也

詩魏風陟屺之篇凡三章次章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

予季行役夙夜無寐蓋孝子行役思念父母而作是詩也陟登也山有草木曰屺

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

年謁告歸省親

告假省親

吾母間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茫

道遠兀然室中尤欲斷腸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朱子謂遠遊則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

忘也余時憶母言蓋比之陟屺之辭何其悲也居三年復出出十三

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

故事也父母之喪曰大故禮記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嗟乎痛哉方吾

母之為此言也母年逾四十余年尚未及壯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

後十三年以來母年漸就衰余亦齒髮日益變此十三年計首尾

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

不知其經幾千百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

及聞吾母之言矣。以至性至情之言。作如泣如訴之語。悠悠蒼天。局其有極。恍讀蓼莪一篇。蓋詩所云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設為母念己之辭。而先以

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遠望可以當歸。古語曰。悲歌可

以當歸。詩人之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得見吾親。猶或可以

舒其懷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

者。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之所言者。與故雖古之孝子仁人善

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為尤悲也。戰國策。王

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

而望。此母自道思子之言也。世之忘親而遠遊者。讀此能不怛然
中於乎。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又有逾於為人親者之念其子之

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此種朏擊之語，非真孝子不能道。近冢

墓西南有土樓三楹。予墓側時來憇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

見登斯樓也。吾親舍在焉。返憶吾母曩時之言而歎詩人之所不

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為孝子也。然猶名之曰陟岵者。志

吾之臯也。以結作轉，點出樓之名，用意更進一層。是有功名教之作，不得以尋常文字目之。

市聲說

沙張白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

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為龐雜沸騰。令聽者難為聰焉。今人入山林

者。聞鳥獸之聲。以為是天籟適然。凡孔叢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

非多求多冀。嘒嘒馬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

乎。

以上以鳥獸之聲引起市聲。

京師土燥水澁。

音澁，不滑也。

其聲嘈。

音瑛。

以唵。

音宏，嘈唵，大聲。

也。鬻百貨於市者，類為曼。

也。長聲。

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終

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

人也。

祁，威也。大也。

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

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

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

於物而靳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

以上以市聲比較鳥獸之聲。

然使此千

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馬將京

師之大闐然。

闐，曲切。靜無人聲也。

寂然不特，若曹無以瞻其生，生民之所需

疇為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

以上言市聲之不可無。

顧使其中有數人

馬恥其所為而從吾所好，則為聖賢為仙佛為貴人為高士，何不可。

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為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

市聲之可哀也。

以上言市聲之可哀。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

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諂。市

詐。市面首。市顰笑。

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按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此

言面首顰笑。指優娼也。

無非市者。

借市字發揮。大暢厥詞。寫繪街其所有。急其

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

同一求濟。旦夕之欲。然論其高下。非特不如市物之聲。且不及鳥獸

之聲。

雖不若市聲之噉噉。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夜

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

孟子離婁下。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謂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

者。妻妾見之。且為羞而泣也。

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為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

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又從聲字發揮。推類至盡。覺可哀者甚多。

嗟乎。有鳳凰焉。

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

馬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禮記其哀

心感者其聲唯以殺噍音焦殺音噍唯殺音之泪竭而不盛大也 囂凌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為

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

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論語孔子曰鳥獸不可與

與誰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晉書卞壹傳壹字望之元帝永嘉中除著

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越賊二子眇盱隨從俱為賊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按祠

在揚州南門內壹嘗行廣陵相故揚人為之立祠 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弘光福

立南都 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

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江西王猷

定容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

順治十三年

其

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

破。督師史公

史忠正公可法

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

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纆。

音患。以繩為環而絡之也。

絲絕。纆又斷。余皇

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

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

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

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

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

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

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

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

勉圖歸計耳。

嗚咽而道悲不成聲。是烈女亦足孝女。聞其風者。足以廉頑立懦矣。

時注水庭中。立起。

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

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音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

清兵之屠戮淫掠。慘無天日。於此亦見一斑。如讀揚州十日記。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

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

足擊牀閣。嗚呼死矣。

以上叙女死狀。非文字。直是血淚。惟遺民乃能有是言。非間氣不能。鍾是女。烈女。

自則不得死。自焚不得死。投繯不得死。仰藥不得死。投水不得死。閉氣不得死。終則縊而死。嗚呼烈矣。全謝山梅花嶺記。謂烈女五

死。而得絕。按之此。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

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槌刃數十。不死。兵

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及久之。復甦。

死而更生也。人以為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塵音翳。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

易說卦傳。離為火。以照四方之缺。

了遺錄自序

戴名世

余所著了遺錄既成。詩大雅雲漢之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註了獨立之貌。遺脫也。北平王源為

之序。王源字崑繩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人著有兵論三十二篇。平書十卷。直隸古稱北平。因北魏稱定州為北平郡。而余

復自為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

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

也。明之取天下於盜賊。元之末年。羣雄乘時并奮。方國珍起台州。據浙東。徐壽輝起羅田。據湖北。郭子興起

定遠。據濠州。張士誠起泰州。據浙西。江淮以南。廣弗後均為明太祖所戡定。乃即帝位。而其失天下也。亦於

盜賊。彼秦寇者。崇禎初。陝西大饑。復以裁驛卒。山陝游民。仰驛糶者無所得食。羣起為盜。安塞人高迎祥等嘯聚。飢

民剽掠郡縣。號關王。米脂人。李自成聚眾依迎祥。號關將。延安人。張獻忠亦合徒眾。據十八寨。自稱八大王。陝西古秦國地。故稱秦。

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

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音刈也。吾民藩王滅。崇禎十四年。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李自

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又陷南陽。殺唐王聿錞。十七年。獻忠陷成都。蜀王至。對自殺。天子死。崇禎十七年。三

庸關。進犯京師。太監曹化淳啟門納賊。帝命后妃自盡。自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投繯而崩。而國祚隨之。此自

古以來之所未有也。當是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士大夫漫

不以賊為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崇禎七年。總督

瑜。圍高迎祥。李自成於車箱峽。賊困甚。詐降。奇瑜納其貨。縱賊出峽。賊復自陝西出。犯河南。十一年。兵部尚書熊文燦奉詔督師。獨

主招撫。時獻忠屢為總兵。左良玉。劉良佐等所敗。乃偽降於文燦。逾年。獻忠復叛於穀城。議者以自成之適車箱峽。獻忠之叛穀城。

為明所由亡。而陳奇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閩外之事。崇禎時。朝臣各

樹黨。援門戶角立。日以傾軋。吳已為務。如總兵曹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屢破賊兵。而御史劉令譽挾私怨。劾之。閩郭門也。史

記馮唐傳閻以內寡人制之閻以外將軍制之故稱統兵者曰專閻又易師卦註閻外之事將軍所裁臨事制宜不必皆依君命

使。任。事。者。輾。轉。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

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賊。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內。

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

吾。桐。獨。完。安。徽。安。慶。府。桐。城。縣。小。縣。僅。彈。丸。黑。子。史。記。賈。誼。陳。政。事。疏。淮

之。著。面。慶。信。賦。地。惟。黑。子。城。猶。彈。丸。蓋。極。言。其。渺。小。也。本。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

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濱。於。陷。者。數。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

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與。余。從。諸。父。老。問。吾。

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為。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

之。略。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肇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按朝宗所撰太常公家傳云。王父太常公諱執

蒲。字以康。與高攀龍等善。時共講學。魏廣微稱為東林渠魁。先為太僕卿。繼連太常卿。會魏忠賢欲代天子行祭禮。公先期上疏斥

之。忠賢大怒。遂致政歸。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按明史七卿表。崇禎六年。恂為戶部尚書。九年。十一

月。削職。叔父恪。官祭酒。東林列傳。侯恪字木庵。萬曆四十二年進士。天啟間。為編修。與繆昌期。楊建友。連條。上魏

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趣恪代具稿者。忠賢謀欲殺之。由是聞黨劾罷恪官。崇禎初。起為庶子。遷南雍祭酒。滿歲。以病請歸。日夜

縱飲。尋卒。著有遂園詩二十卷。方域。既世家子。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朝

中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納約名士。與貴池

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明史。吳應箕字次尾。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

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梁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鍼得志。謀

殺周鏡。應箕獨入獄。獲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衣亡走。及南都亡。應箕與金聲起兵徽州。清師敗之。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東

林列傳。貞慧。字定生。崇禎末。阮大鍼作蝗蝻錄。謂是東林後勁。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貞慧為之魁。貞慧雖為布衣。而特尚

名節崇積十一年，阮大鍼謀起用，貞慧與諸人共揭發其事，貞慧應試南都，每酒後與諸人詬大鍼，以為笑樂。大鍼聞之，益恨。南都立國，大鍼驟起，於是盡捕諸人，貞慧下鎮撫司獄。大鍼欲殺之，會國亡，乃止。貞慧出而隱居陽羨山中，後十餘年乃卒。按年譜公

二十二歲入南雍，應南京試，阮大鍼者，故魏閣義兒。魏忠賢之子，屏居交陳吳二人，及南中諸名士。

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為檄，檄大鍼罪。明史馬士英傳：懷甯阮大

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四年大鍼附魏璫，得補史科都給事，自是附魏忠賢，然畏東林攻已，未一月遽歸。楊左諸人下獄死，大

鍼對客自矜，己為太常卿，崇禎元年起光祿卿，為御史劾罷。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為民，終莊烈帝之世廢斥，流寇逼皖，大鍼避居南

京，日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復社中名士，作留都防亂揭，逐之。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鍼媿且恚。音恨也。

然度無可如何。詞音迴，刺探也。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懼方域

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按公集中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云：一日

歌既得之，必喜而為賁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履，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

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以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欺。八日，意良厚，然不得

不絕矣。

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

者。

王國淮曲錄傳奇部雙金榜一本，年尼合一本，忠孝環一本，春燈謎一本，燕子箋一本，右五種。明阮大鍼撰，王士禛撰秦淮雜詩。

自註：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欄書燕子箋諸劇進宮中。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

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訶之。方度曲

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呌

呌。音曉，讓聲也。

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

而恨三人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

福王立南京，馬士英薦大鍼，知

兵得為兵部尚書，巡閱江防。

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

註見上。

方域夜出走，渡揚子。

揚子江也。依鎮帥高傑得免。

按年譜此事在順治二年，時公年二十八。

歲高傑米脂人與李自成同起為盜崇禎七年降隸賀人龍麾下京師陷傑南走福王封為興平伯列於四鎮領揚州後至歸德

為許定方域儻葛葛音蕩漢書陳湯傳湯儻不自收欽註無行檢也任俠使氣好大言頗

以經濟自詡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

口振友之阨能不恠吝同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時扞文網崇禎末

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明通鑑崇禎十五年四月李自成再圍開封出

故尚書侯恂於獄令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

請不時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

某師噪晉帥指許定國見賈開宗撰侯方域傳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

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始官遼東都司驍

勇善左右射多智謀侯恂薦為副將屢破流寇崇禎十三年拜平

賊將軍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

八年為陝西巡撫尋為楊嗣昌所劾繫獄十賊乃可圖也恂叱曰

是跋扈也。小子多言。遂遣歸國。初河南巡撫某公廉知方域豪橫

狀。按年譜此事在順治八年。考是年巡撫為吳景道。將案治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貳臣傳宋

權河南商邱人。明天啟五年進士。官順天巡撫。駐密雲。受事三日。李自成陷京師。順治元年。率所部投誠。命巡撫如故。三年擢國史

院大學士。六年加太子太保。七年致仕。九年卒。特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賜諡文康。從容語撫軍曰。公知唐

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撫軍笑而止。後有書

與犖曰。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常援其難。見壯悔堂集中。與宋牧仲公子書。指此

事也。方域為舉業。有盛名。崇禎己卯。舉南雍第三人。以策語觸諱

斥入本朝。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尋鬱鬱死。年僅

三十有七。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衆望。嘉靖明世

宗年號。隆慶。穆宗年號。嘉隆。諸子。指李攀龍。王世貞等。按明中葉。後古文有二派。一宗秦漢。一宗唐宋。宗秦漢者。李王二人為其魁。

與謝榛。宗臣。李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稱嘉靖七子。其古體詩文。率聳牙戕口。恣為博奧。後乃爭矯之。而矯之。

者變逾下。明文極敵。以迄於亡。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末年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行。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於戲盛已。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方域所著壯悔堂集。文十卷。詩二卷。又遺稿一卷。皆板行。

今海內能文章家。往往稱魏叔子。叔子名禧。一字水叔。贛之甯都人。兄祥弟禮。並能文章。祥字善伯。改名際瑞。性敏善強記。為諸生。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洞悉原委。遇難事。

判決如流。范忠貞公撫浙。禮為上賓。後為賊將劉大任所殺。著有文集十卷。雜俎五卷。于世傑字興士。著有梓室詩文集。禮字和公。弱冠刻若自勵。學大進。既棄諸生。事遠遊。足跡幾徧天下。慷慨好義。所得金輒盡。晚居翠微峰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年六十六卒。有詩古文集。于世做字昭士。世儼字敬士。皆有集。能世其家。而禧尤知名。故又往往稱三魏云。

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對客議論。目光奕奕。射人。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初流賊之方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坳。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坳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牖。

寘同填。牖。士洽。

切。以版有所蔽也。

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亦至。

彭躬庵。名士望。一字樹廬。

少有雋才。究心經濟學。喜結客。有義聲。所學以躬行為本。名其文曰恥躬堂集。林時益。字確齋。本明宗室。名議露。與彭躬庵同里。清初變姓名。結廬金精山中。躬耕自食。山居三十年。工書。喜為詩。著冠石詩集五卷。

士望南昌人。遭亂。喜結

客。立義聲於時。與禧立談定友。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字確

齋與士望皆工文章世所稱易堂諸子也

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
履唯齋外為李騰蛟成

齋邨維屏邦士彭
任中叔曾燦青藜

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

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數十人喜讀史

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健不屑

屑規撫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

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及姜塚江天一諸傳尤工

文炳字洪筠宛平人祖應元生女入宮即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
也帝即位封太后弟效祖為新樂伯即文炳之父崇禎八年卒文

炳嗣九年進為侯帝遣文炳視鳳陽祖陵密諭有大事上聞文炳
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宜久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

國難十七年三月都城陷閩門自焚文炳投井死姜塚字如農
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尋擢禮科給事中直言忤帝下獄論戍

帝特命杖一百死而復蘇十七年始戍宣州衛未及往都城陷福
王立起故官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江天一字文石徽州

歙縣人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
所知順治二年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唐

王立持授天一監紀推官天一說僉事公築叢山閣於績溪清師
攻之城卒陷天一遂被執臨刑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生
而受刑觀者無不泣下年四十餘乃出遊涉江逾淮數遊吳越間思益交天

下士聞隱逸道德之儒不憚數百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

徐枋字昭法號侯齋江蘇長洲人崇禎壬午舉人父忠節公沂殉
國難後以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有居易堂集二十卷及讀史

雜鈔等書金俊明字孝章初名袞字九章吳縣諸生西陵交汪
國變後棄諸生既卒門人私謚曰忠孝先生有退量稿

泐汪泐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崇禎己卯舉人明亡遂棄科舉倚寓
北郭外遠居孤山魏叔子先生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

留書曰吾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先生省書大驚一
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泣下後終於寶石僧舍臨歿舉書卷焚之

詩文無一存者乍浦交李天植李天植字因仲學者稱屋園先生浙江平
湖人崇禎癸酉舉人國變後家具蕩然遂

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訓童自給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
居山十年始返屋園屋園者乍浦勝地可望海市者也越二十年

屋園僅存二楹兩耳聳又苦下墜終日仰卧客至以粉版書相答
問叔子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氏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

泣康熙十一年以餓死所著屋園集佚常熟交顧祖禹顧祖禹字景范無錫人學者
稱宛溪先生為人奇貧而廉

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
紀要百二十卷叔子推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方外交藥

地槁木

藥地即桐城方密之先生密之名以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後官內閣國亡棄妻子入山為僧號藥地以佛法顯

見陳鼎留溪外傳三大和尚者明末熊開元倪嘉慶及密之先生是也槁木俗姓梅名惠連黃州人係世家子曾官執金吾見侯方域壯悔堂集與槁木大師書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

詞士徵詣闕禧亦在舉中

按先生為嚴公沆徐公國柱李公宗孔等薦舉以疾辭郡縣督

趣就道乃昇疾至南昌醫藥屢月稱病篤罷歸後二年赴維揚故

人約舟至儀徵忽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

卷詩集八卷目錄三卷左傳經世若干卷皆行世先是以博學宏

詞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李顯不至顯字中孚藍屋人

李顯自號二曲土室

病夫以昌明聖學為己任著有十三經二十一史糾繆二曲集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朝廷必欲致之因稱疾篤昇其牀至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以道學著關中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乃予假治疾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峰。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奉母

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

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事在順治辛丑年。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

皇朝通典。巡視五城科道所屬兵馬司正指揮。掌巡捕盜賊。疏理街道等事。北城轄日南。雲中二坊。北城於京北。尤

劇。通典。周官有內史。掌治京師。秦因之。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按絕高曰京。十億

曰北。京師大衆所聚。故曰京北。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

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

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

四司兵餉。尚書王宏祚雅器重之。貳臣傳。王宏祚。雲南永昌人。明舉人。官戶部郎中。順治元年投

誠。授奇歲兵備道。二年改授戶部郎中。遷侍郎。十三年擢戶部尚書。康熙三年。調刑部尚書。尋復任戶部尚書。十三年卒。謚端簡。

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

書無所不聞。而尤邃於六經。其為文出入廬陵震川間。

廬陵謂宋歐陽修。震

川謂明歸有光。均以古文名。修字永叔。吉州人。有六一居士集。有光字熙甫。崑山人。有震川集。

務疏通經傳。闡身

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既

歸。屏居堯峰麓。益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伊哦如諸生時。自從

遊弟子外。即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今上十七

年。聖祖仁皇帝康熙

詔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

先生由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學士陳廷敬薦

舉。徵詣闕。御試體仁閣下。

大清會典太和門之內。東西兩廡。各三十二間。東廡之中為體仁閣。上親

署名甲等。

按先生試博學鴻辭。考列一等十九名。

改翰林院編修。命纂修明史。琬入

史館。僅六十日。撰史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

請不已。後年餘。竟予告歸。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迄其歿。且十年。終

不復言出矣。甲子冬。

康熙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

河干上獨顧問琬良久。徹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駐蹕惠

山。

蹕。止行者以清道也。天子所行之路曰蹕路。故稱駐蹕。惠山。或稱慧山。亦名九龍山。在無錫縣西。

召撫臣湯斌

諭曰。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康熙二十二年。授江甯巡撫。官至工部尚書。益文正。

汪琬久在翰苑。

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御書一軸。乙巳再巡幸蘇。命鴻臚寺召見。行在。又賜御厨供饌及果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遘疾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弁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謾罵人。然坦率胸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惜首俛。至地喜獎。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

杜請謁絕苞苴。敦儉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純翁前後類稿。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稿手自刪定。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計東字甫草號改亭。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為名。動長安。後浪遊四方。著有改亭集。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為一而著之於文。世以為知言云。

書五人傳記後

彭定求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論語衛靈公篇。朱註。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

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也。

直者。人之生理。是謂

天命之性。不以學士大夫之修飾。而不以匹夫匹婦之率真。而

減觀五人之於忠介。不信然哉。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忠介其謚也。熹宗時。魏忠賢專政。恣行威福。

順昌數指斥之。天啟六年。忠賢矯詔遣緹騎逮順昌於蘇州。順昌故有德於鄉。緹騎至蘇州。居民憤甚。不期而集數萬。為順昌請命。

不許怒奮擊緩騎斃一人并逐魏黨巡撫毛一鷺巡撫怒縛得五人皆斬之五人者顏佩章馬傑沈揚周文元楊念如也崇禎初蘇人感其義為之合葬於虎邱山塘題曰五人墓其地即毛一鷺所建忠賢生祠也吳俗柔靡人輕節義有

明一代人物烈烈轟轟定以忠介為冠而五人者特為之助惟其

直也是時羅鉗吉網唐書吉溫傳溫與羅希奭相勗以虐流毒海

內地震怒之形鬼神怨憤之氣乃假先聲於五人摧兇鋒撲逆

焰固非偶然矣春秋於篡逆之賊如衛之州吁陳之夏徵舒俱稱

人以殺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宣公十年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十月

楚人殺言人人得而誅之也魏閹矯詔閹音淹豎也宦者稱閹人此即謂魏忠賢何異

於是五人實得春秋之義者哉余每過其墓道輒為之歎歎感歎

謂太史公載專諸荊聶之事史記刺客列傳吳公子光使專諸刺殺吳王僚而自立為王是為閹閹嚴

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求得勇士聶政使刺殺俠累燕太子丹自秦亡歸懼秦將滅燕使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軻被殺

皆懷私挾詐之所為。不可語於節義。設太史公而遇此五人。豈不

益焜燿史冊哉。金閭遊冶之場。一統志吳縣閭門外有金閭亭按閭門為蘇州繁麗最盛之處賴

此歸然片石。歸音謂歸然獨貌昭揭松檟。木名山之陰凜凜具存生氣匡

扶吳俗為功實鉅因併梓。木名今謂鉸刻文字於板曰梓其傳紀於忠介遺書之

後。按先生有周志介公塏除集序康熙辛巳孟夏題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

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

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

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深

淺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名樵。福建莆田

人生宋高宗時所著書甚衆有通志等書行世學者稱夾漈先生

王伯厚

名應麟浙江慶元人生理宗時所著有地理

考玉海等書而困學記聞二十卷尤精考證

魏鶴山

名了翁字華父浙江浦江人生理宗時著有五經要略古今考卒

謚文靖學者稱鶴山先生

馬貴與

名端臨江西樂平人生理宗時所著有大學集傳多識錄文獻通考等書行世之流

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

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

禮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注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

規模次第

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

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

大若唐荆川

名順之字應德江蘇武進人明世宗嘉靖時官翰林於學無所不窺尤工古文著有荆川集十二卷楊

用修

名慎號升庵四川新都人以博學著明武宗正德六年殿試第一人為文宏博絕麗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又雜著百餘

種當世著作之富推為第一

王弇州

名世貞字元美江蘇太倉人明世宗嘉靖時官南京刑部尚書才學富瞻書過自終

身不忘自號鳳洲人號弁州山人所著弁州四部稿極精博與楊慎抗

鄭端簡

名曉字室甫浙江海鹽人明世宗嘉靖時

官至刑部尚書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以忤嚴嵩落職所著九邊圖志奏疏文集吾學編等一百餘卷

號稱博通

者可屈指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間矣

諸公皆不免綴輯故實剽說無當之譏

崑山顧

甯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

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

明亡先生與同里歸莊嘉定吳其沆共起兵魯王監國授先生為兵部司務事而

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

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

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

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簾以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嘗無倦

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

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衣衽也。斂衽肅然致敬之貌。

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

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

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如是方無愧為通儒。先生著書不一種。

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

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

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

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

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是鄭漁仲馬貴與之著述。非唐荆川楊用修等所可比擬。未少從

先生遊。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

成帙。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

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

朗字伯達，三國時人。曹操辟為司空掾屬，曾上

言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以此時復井田之制，其議未得行。至北魏孝文帝時，從李安世言始行之。元

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

元泰定帝時，翰林學士虞集建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

皆沃壤，可築堤捍水，以成稻田，授民耕種，其議未獲實行。明神宗萬曆間，給事中徐貞明祖虞集說，上京師水利議，帝從之，墾田至

四萬畝。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

先生自言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躋斯世於古治

之隆，固未可為近人道也。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

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

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是以俗儒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潘耒

賢人君子之生於世，其亨屯窮達之數類不能必之於天。此文字為

論之主幹，而獨有人焉，屯而不困，窮而不危，若為天之所留，以

有待者。二天字見此其人於世何如也。在剝之上九其象為碩果不食。

剝落也。易剝卦之義謂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或長而陽消落也。上九碩果不食者諸陽剝削已盡獨有上九一爻

尚存如碩大之果不食將見復生之理也。而復之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復卦之義謂陽復

生於下也。象者文王所繫之辭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息滅而至此乃復也。剝之上九非復之

初九也。然非此剝而不盡之一陽即無以為復生。一陽之根柢是

故華落而實存。冬之實春之華也。薪燼而火傳。暮之火晨之薪也。

漢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略盡。後漢桓帝時宦官侯覽王甫等專權用事流毒海內李膺

等深疾之。宦官乃誣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為部黨。誅訕朝廷。帝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李膺杜密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下獄。事

在廷熹九年。明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巾不入其

里。徒衆數千人。昭烈修弟子禮。所註經籍百代宗之。康成名玄高。密人生東漢

之季靈帝建甯初黨錮禍作。玄杜門修業。時張角等起兵為亂。皆著黃巾為識。故曰黃巾賊。玄嘗道遇數萬人皆拜相約不敢入其

境所註詩書易禮記儀禮論語孝經凡百餘萬言昭烈即蜀漢先主曾師事玄隋承南北之季網紀文章

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宏濟蒼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

書詠歌先王遺風河汾山水名在之間才俊如雲卒贊貞觀唐太宗

號太平之治王通字仲淹龍門人隋文帝時西遊長安奏太平十

廣有謀試之事通知謀之不用隱居河汾教授乃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攢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房玄齡等一百餘人咸北

面受王佐之道其卒也門人謚曰文中子後玄齡是二人者皆不

等皆為唐初名臣以鄭玄王通擬亭林先生顯於當年而傳諸書傳諸人以昌其業於奕世之後可不謂天乎

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天字其在序卦也文王既

四卦孔子作傳以序其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序卦曰物不可

相次之義謂之序卦傳坤為純陰之卦剝其在人也當天地閉塞之

為一陽五陰之卦復為一陽五陰之卦復為一陽五陰之卦其在人也當天地閉塞之

時而有特立不懼。遯世無悶。

憊也。避世而不憤。憊也。

之君子。霰雪。

詩小雅。類弁之篇。如

彼雨雪。先集惟霰。讀先去聲。即今所謂雪珠。

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

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也。是可以答天心矣。

天字五見。吾師亭林

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

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

顧亭林先生名炎。武字甯人。生明之李。明亡後。奮欲光復故國。卒不得遂。

其志為怨家仇人。傾陷四次。或繫獄數月。或變衣冠遠適。流離困苦。靡所不至。

客遊二十歲。窮邊絕塞。靡

險不經。而筋骨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強固。無減壯年。是先生之得

於天者。獨厚。

天字六見。

故天特重困之。

天字七見。而又曲全之。使不躓。不顛

為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天心可見而不可測。

天字八見。

莘野之耕。

夏之季年。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渭濱之釣。

商之季年。呂尚釣於渭水之濱。

在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以伊尹呂尚擬亭林先生。

此天之不可必者也。

天字九見。著書立言。

教育英才。此天之可必者也。十見先生亦操其可必者待之而已。

吾儕又何疑焉。先生之學邃於經術。而又洞達當世之故。其言覈

而通。達而有體要。所著書上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

數。考先生所著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吳棫韻補。正音學五書。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日知錄。天

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等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不

在康成下。而浩博宏深。有過於今日所傳文中子之書。年來棲棲

曠野。書多未成。又遭亂漂泊。無定居所。四方來學者。輒謝去。故其

書未大顯。從遊不如昔人之多。蓋康成隱不其之山。其音姬。山在今山東青州

府。而徧註六經。文中子之歸老河汾。而門人日進。今先生轍迹幾

遍天下。自茲以往。且卜築山巔。水湄買田。而隱輯其見聞。以成未

完之書。亦將無辭以謝來學之士。未雖駕下。未為先生高弟。故以自謙。海內英

賢。豈無王基。崔琰。魏徵。房元齡。其人者。

基字伯輿。三國時仕魏為征南將軍。遷中書侍郎。琰。

字季珪。仕魏為尚書。二人均受學於鄭玄者。徵字元成。唐太宗時為諫議大夫。以直言敢諫稱。封鄭國公。卒。諡文貞。元齡字喬孫。唐興太宗為秦王。延元齡為記室。居十八學士之首。後列相位十五年。為唐之賢臣。卒。諡文昭。二人均受業於王通者。出而先大先生之業。是未之幸也。夫是天下之幸也。夫。

王文成公文鈔序

朱彝尊

由孔子而前。為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

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

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為君子不由。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註。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超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至論聖人。則以

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餘為清為任為和。

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

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荀卿戰國時趙

人仕楚為蘭陵令著書數萬言亦儒家者流惟論性惡與孟子相反揚雄漢成帝時人博聞好學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

曾仕王莽為大夫故名節不足稱韓愈曾論之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唐之韓愈明聖人之

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為守道不篤致有大顛

往來之書唐憲宗時韓愈為刑部侍郎愈生平以衛聖道闢異端為己任嘗著原道以排斥佛老元和十四年憲宗遣使

迎佛骨於京師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在潮州時與僧大顛通

往來故有守道不堅之議然愈集中與孟尚書書云有人傳愈近

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疏大顛頗聽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

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逆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

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

老氏老子姓李名耳周守藏室之史也著道德五千言太史公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言神仙者首

弘書是時弘弘周敬王時為大夫忠於王室王不能用且殺之史記封禪

國卷二王文成公文鈔序十九掃葉山房石印

鬼神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而孔子

或問以禮，或問以樂。

大戴禮孔子適周訪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

彼潮州之書果足為

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

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音鏡也不置。舉同室之人

日事爭鬪，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

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

王文成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以先生曾蔡室

陽明洞中讀書故也。武宗正德初為兵部主事，時宦者劉瑾擅權，傾陷正人，公抗疏乞誅瑾，瑾大怒，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

薄，苗獠雜居，公因俗化導，夷人悅服。及瑾誅，擢僉都禦史，巡撫南

贛時，羣盜蜂起，公討平之。甯王宸濠反於南昌，勢張甚，公敗其師，擒宸濠，檻送京師，受封新建伯。其禦大敵，平大難，有如此者，公謫

龍場時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

稱三不朽者。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為三不朽。

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

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謫，謂近於禪學。釋氏之學以明

心見性為主，而公致良知之說亦在求之本心，故謂近於禪。夫棄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

者禪也。釋氏無君臣父子，是去人倫。使禪之學能發於事業，又何

病乎禪也耶。為陽明辨護，要言不煩。公謫龍場時，固嘗泛濫二氏之書。因輯其文之尤者

若干篇，以示同好。

叩馬辨

俞長城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

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見史

記伯夷列傳。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五月而葬。

禮雜記下篇。當是時，武王即位十有三年矣。書秦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按即觀兵伐商。

時之。安有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辨父死不葬之說。說者謂虞芮質成之

歲。詩大雅。繇之篇。虞芮質厥成。註。虞芮二國名。質。正也。成。平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見化行俗美。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天下聞之。歸周者四十餘國。按史載此事在商紂十有四

祀。

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

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

就養焉。

註見下。

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為也。故謂武王之不

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

獨夫也。

紂之名分。雖為天子。而論其德。則賊仁賊義。眾叛親離。一獨夫耳。

不伐商。紂暴益甚。而天

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

弔民伐罪。正仁人之所為。若坐視斯民困於暴君虐政而不救。

是為不仁。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

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

彼小儒規規於君臣之義者。安知此理。

且伐君者

甯自武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書伊訓篇。鳴條。夏所宅也。毫。商所宅也。哉。始也。言造

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朕古

人自稱之通號至秦始皇定為至尊之稱漢以後惟天子自稱曰朕

亦此謂商之先臣伐君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

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辨以

君之說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魯仲連戰國時齊人為排難解紛而不受爵祿仲

子姓陳居於陵亦齊人世稱為廉士二人皆矯激鳴高者倡為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

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為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

書不為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漢書武帝記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註方道也聞博聞

也此言史公雜采四方所聞非微之於經傳也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

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紂之時黎老播棄矣見書秦誓篇謂紂放棄老成之臣也知

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國文讀本 卷二叩馬辨 二掃葉山房石印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辨恥食周。然則夷。

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論語季氏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其不死也明矣。辨餓死。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

惠。鰥寡。孟子稱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謂鰥寡。孤獨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其子棄賢良。死墓

且有封。比于諫紂而死。武王既克商。封比干之墓。封者聚土。高之。使有所識別。而不致誤犯。乃尊禮賢人之意也。生人

不得食。即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一結用活筆。餘意不盡。耐人深思。

黃老對

俞長城

或問於予曰。世俗皆稱黃老。黃老之名。始見史記。中不害傳。韓非傳。曹相國世家。陳丞相世家。並言治

黃老術。史記以前。未聞此名。今曹陳無書。中不害書。僅存。韓非書。則完然具在。中有解老喻老。其學誠深於老者。然絕無所謂黃老。

人疑漢初必有以黃帝老子之書合而成一學說者。學既盛行。謂之黃老。日久習慣。成為名詞。乃於古人之單治老子術者。亦謂之

老黃同乎否。子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易繫辭下傳：蓋乾象為天，坤象為地。天地乘時變化，非有作為。聖人衣裳之制，亦因時制宜，通其變以使民不倦耳。無所為也。

以無為為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老子道德經下篇：故聖人云：我好靖而天下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靖而天下自正，以無為為教者，老子也。是則同。

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

設為問。夫黃帝五帝之一也。

黃帝堯舜謂之五帝。老子異端之祖也。

以其非聖人之道，故曰異端。史記：藏室之史也。與孔子同時。然則黃帝亦異端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

時字是以下文中正意。

黃帝之時，其俗樸，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於是恭修元

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

義，滅裂刑政。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不爭之說。以游於清靜寂寞之鄉，是惡熱而卧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強成人而食嬰兒之食。

也匹夫布衣天子衣袞袞古者天子之禮服龍衣也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

衣也虞舜逸論語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已矣文王勞書無逸篇文王懷保

小民患鮮練寡自朝至於日中禹稷憂顏子樂孟子曰禹思天下有

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又曰顏子當亂世居於惟其時也易

此則亂故曰異端也設為問然則老子既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

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史記老子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殷尚質

周末之弊禮厭其文法厭其迹於是以清靜寂寞者正之有激而

云也亦是因時立論故以之自治不失為賢者以之治人則流為異端設

問答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焉知其不可名法勝漢

藝文志法家者流在信賞必罰名家者流在循名治之以黃老道

德雜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史稱文帝好黃老家言其為政也以慈儉

為宗旨二十餘年兵革不興天下富實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法多緣飾經術其後民怨沸騰則時為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為先時不為後時言當因宋室幾亡則時為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為先時不為後時時制宜設為問答五通篇全藉問答以明己意有同有異有抑有揚

挾天子辯

儲欣

世傳晉文公挾天子令諸侯晉是以伯讀曰霸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吾謂是

不義也又不利兩語是全篇之骨晉豈以是伯哉晉所以伯一戰之力也

宋襄公圖伯及楚人戰於泓左傳魯僖公二十二年晉文公圖伯及楚人戰

於城濮左傳魯僖公二十八年宋一戰不利國幾亡晉一戰勝遂伯天下為

諸侯盟主會盟之主上一戰之力或曰城濮之戰晉有諸侯之助故捷求

諸侯莫如勤王子犯教也子犯狐偃之字晉文公舅是又不然方晉與楚治兵

中原晉嘗假天子一軍助聲勢乎犄角以捕鹿為喻角者當其頭也犄者踏其足也楚

者齊秦是賴然當是時晉嘗挾天子命召齊秦乎齊秦肯畏天子

命悉也敝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言盡出其國之兵也起應晉乎齊秦倔強素

不媚天子肯執鞭弭音救弓名爾釋器有緣者謂之弭媚晉以媚天子乎

分四意作疑問語反振有勢數者無一馬而謂晉以挾天子伯過矣是故喜賂

怒頑喜賂怒頑先軫之策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也不可告請故曰頑是時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欲與楚戰而慮齊

秦不從乃使宋賂齊秦為之請於楚而晉則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之請則齊秦怒而與楚戰矣先軫之策

此如之策不用則齊秦決不為晉戰晉戰不勝區區挾天子號令天

下則莫大也最大諸侯必環視而怒連兵誅晉晉不支必立亡故曰

是不義又不利應上晉文公必不為也或曰温之役晉召王以諸

侯見言以諸侯之禮見周天子也温之會晉文諷襄王出狩河陽因而朝之河陽屬晉地故曰召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非挾天子而何予按是時晉已勝楚諸侯已從晉作宮召王襄王聞晉

勝楚自往勞之晉文公為之作宮
於踐土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不過張大其事焜耀焜音焜耀音焜光

也天下之望如是而已故是役也謂晉挾諸侯令天子晉其何說

之辭謂晉挾天子令諸侯晉有辭矣說晉是挾諸侯非挾天子意奇警而按之當日情勢則甚

夫衰周之天子不足為晉輕重晉無所利於天子雖中智猶知

之而况文公君臣哉董昭說魏武遷獻帝許建安元年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

書事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許今河南許州是教操

挾天子也挾天子者魏武事非晉文事吾不可以不辯友人史墮

曰魏武遷獻帝於許魏武之失計此董昭誤魏武謂挾天子而得漢賊之名既不

義又不予深善其言因備按秦漢以來人臣挾天子者而為之說

其說曰凡人臣挾天子賊於義而博於利者有之矣王莽楊堅其

尤也王莽以外戚擅權於漢平帝時自為太傅號安漢公加號宰

衡既進毒弑帝立孺子嬰翟義等起兵討莽莽日抱孺子憐

郊廟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示反位孺子之意至翟義等兵敗乃廢孺子為定安公而自為皇帝北周宣帝后楊堅之女堅得

為上柱國大司馬宣帝既禪位靜帝堅自為相國隋王加九錫異已者假帝命以誅鋤之旋廢帝為介公而弑之稱皇帝二人之

取天下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均由專權人臣挾天子既不義又不竊柄而得者故曰賊於義而博於利

利者有之矣魏武其尤也天子之勢有強弱所挾之勢強不義而

利謂王莽所挾之勢弱既不義又不利謂魏武帝理固然也余觀魏武

之伯與晉文同晉文一戰魏武百戰魏有天下百戰之力也試問

獻帝遷許以來自外而窺許者曾有一人戰戰恐懼然曰天子在

彼吾不可以震驚乘輿否孟子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自許而往

伐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彼漢家兵吾不可以逆顏行胡郎切否

分內外兩層說出曹操扶天子之無所利漢書嚴助傳以逆執

事之顏行註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又管子士爭前戰謂之顏行此時獻帝之勢與西漢指王莽北周指楊堅之勢相懸萬萬而

何分毫圭撮

圭撮均量名六十四黍為圭四圭曰撮分毫圭撮極言其微小也

之利為若其大不

利則斷斷可見矣遷天子必立宗廟朝廷天子宗戚禁近之臣必

與魏用事之臣參錯而處如是數年其勢必相疑相軋夫既相疑

相軋而能以臣節終是亦必無而已矣董昭教操挾天子始終博

一漢賊名為萬世僂

辱也音六

笑而他焉取之

言為萬世非笑唾罵而已其他無所取也天

下神器是不一姓漢末大亂孟德挾命世才驅策智勇取亂侮亡

亂者取之何患不足以自立

言曹操不挾子亦足得天下

獻帝幸存吾亟遣一

使以通之或不幸狼狽

狼狽均獸名相附而行則顛故顛沛謂之狼狽

以死即投袂而

起問罪發喪收骨原野葬以帝王之禮錄其子孫庸建上公

立也謂用其子孫而貴顯之也

柴望改物

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均天子之祭改物即易代之意 宣

不先明正大與湯武並烈而計不出此惜也吾讀史自秦漢以來

有。大。可。惜。者。三。人。焉。魏。武。劉。裕。唐。高。祖。是。也。三。人。者。皆。以。百。戰。取。天。下。然。皆。挾。天。子。故。取。天。下。皆。不。入。於。正。劉裕起晉安帝時平桓玄之亂又下南燕殺盧循滅姚秦乃廢晉恭帝而即位是為南宋武帝唐高祖平羣雄始有天下然當高祖起兵太原克長安時立代王侑是為隋恭帝而自為大丞相封唐王閔五月隋恭帝禪位於唐誤。魏。武。者。董。昭。也。誤。劉。裕。唐。高。祖。者。魏。武。也。嗟。乎。嗟。乎。方。董。昭。獻。計。時。亦。有。以。晉。文。公。不。挾。天。子。之。說。為。魏。武。告。者。歟。

熊經略奏疏書後

王源

熊公才不減於忠肅而鎮靜不及剛猛尚氣招尤怨避王文成遠

甚。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有膽略知兵尤熟遼事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為遼東經略旋為忌者所劾熹宗天啟元年再起廷弼

為經略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而廣甯巡撫王化貞與之不合化貞為人驍而愎大言輕敵廷臣張鳴鶴等袒化貞廷弼輒為掣肘

未幾清兵取西平堡化貞棄廣甯倉皇入關朝命逮二人下獄廷弼旋棄市傳首九邊天下寃之史稱廷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

人下物情以故不附。忠肅于謙之謚。明英宗時謙為兵部侍郎。額森內犯虜帝北去謙任軍務輔景帝固守敵不得逞文成王守

仁之謚。武宗時宸濠反於江西守仁適巡撫南贛等處遂討平之。守仁好研求義理之學倡良知學派盛行於明中葉以後。

天下奇才。使遇高光之主功名不出韓蕭鄧耿下。高光謂漢高帝。韓蕭為高帝功臣。鄧耿為光武功臣。

蕭鄧耿謂韓信蕭何鄧禹耿弇也。韓蕭為高帝功臣。鄧耿為光武功臣。漢文帝謂李廣曰子當高皇

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見史記李將軍傳按廣善騎射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多殺首虜為中郎秩八

百石至武帝時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亡失道大將軍責之因自到死。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

之萬歷末一男子配遼東。流刑配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

變後友蒼南遊過徐州。在江蘇省。泊舟登岸聞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

寺荒落無人居友蒼徘徊歎息見廡下一瞽者踞而曝問曰公自

何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曾過未曰吾所居也瞽者

瞿然起曰友蒼和尚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交但子何由知

之曰。吾配關東。友公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

笑曰。我即是也。瞽者驚喜直前。捉其衣曰。公真是耶。伏地拜且哭。

友蒼且答。且掖之起。而挾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瞽者曰。我至關

東。受知經略熊公。拔為千總。

武職中之最卑者。按清時武職最尊曰提督。以下為總兵。副將。參將。遊擊。

郡司守備。千總。把總。後熊公被逮。久之。聞被戮。余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

可為矣。晝夜哭。月餘。淚盡血出。遂以瞽。既廢。又遭亂流。離輾轉。無

家行乞於此。友蒼歎。欷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其可以死矣。夫

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嗚呼。囚徒乞丐。尚知公之才。悼呼

痛恨。為國家惜。至泣血以瞽。而煅煉成公。獄竭力致之死者。則亦

有理。學名儒表表士君子也。

明史熊廷弼傳。廣甯既失。連化貞。罷廷弼。聽勘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

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按鄒元標為東林黨人之著者。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孫丕揚等聚徒講。

學海內仰望文中所稱
理學名儒殆即指此

夫既事事與公齟齬不用其言而左袒王

化貞

左袒者庇護之意史記呂
后本紀為劉氏者左袒

乃以化貞失廣寧之罪為公罪其

心與郭開之殺李牧何異

李牧戰國時趙之良將秦王翦伐趙李
牧禦之秦多與趙媾人郭開金使言牧

欲反趙王使趙蔥顏聚代
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後人曲為定公之罪者諱遂謂殺之誠

是而其才無足惜然則是非之公不死之人心三代不可昧之直
道不在服詩書講道德之林而在囚徒乞丐可勝歎哉

蕭望之論

姜宸英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

曲也近古以來社稷之臣
漢書望之本傳贊語予

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

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

宣帝黃龍元年帝寢疾
呂外戚史高太傅蕭望

之少傳周堪至禁
中受遺詔輔政

而高者帝之肺腑之親也

宣帝為戾太子之孫
太子娶於史氏高者

庚太子勇

之子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

宣帝初，大將軍霍光卒，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婿外孫亮親各據

權勢，驕奢無制。

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許伯，即許廣漢。宣帝娶廣漢之女，為后。魏相因廣漢奏封事，言霍氏

驕奢放縱，恐寔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以保全之。

後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

漢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

封，一曰副，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時霍山領尚書事。

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

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為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

相表裏。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然為心，即位事無大小悉委之，兩人與高相善，表裏為奸。

腹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豢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

為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爭，且與之周旋其間。

言魏相去霍氏

以許伯為內應，望之欲除恭顯，亦當以史高為內應也。

設疑而多為之間，則其黨可離而恭

顯可逐也。

譬諸虎豹雖猛，去其爪牙則無能為力矣。

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

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乃上言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史

高恭顯聞之大恨

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

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為踈離

骨肉專權擅勢也況元帝闇主哉

恭顯奏望之數語新大臣毀雜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為臣不忠

誣上正道請下廷尉帝可其奏按大臣親戚即指史高等

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

口實者望之也

望之所為是驅史高等與恭顯結為死黨

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

以上責備

望之除恭顯不得其道

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

用法律寵二人以為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官豎昔蓋寬饒嘗以

此為患矣以其地踈而言訐故終於不納

漢書蕭望之傳云宣帝不甚重儒術任用法律

而中書官官用事又蓋寬饒傳云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官寬饒奏封事略言不當以刑餘為用召以法律為詩書帝以寬饒

怨謗終不改時寬饒為太中大夫

望之為宣帝敬信大臣

望之通經學宣帝自在民間已聞其名即位後

拜為謁者所白無不可歲中三遷寔益任用

則當力陳履霜之戒

易坤卦履霜堅冰至言陰始凝而為霜履

霜則當知陰漸威而堅冰至矣喻小人雖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威也請還中書之選請收回任恭顯為中書令

命更置士人中書掌出入奏事即古內史之職本以士人為之自漢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既不能防患於未

萌之先而徒欲強制於橫決之後固且不可況宣帝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宣帝則豈惟不能去之抑且教之使用也以上

責備望之非特不能去恭顯於宣帝之世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并導宣帝信用法律致恭顯以法律進

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元康元年腰斬趙廣漢神爵二年蓋寬饒自到北闕下五鳳元年韓延壽棄市五年

腰斬楊惲而獄成於望之之手者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會魏相有婢自殺死廣漢疑相夫人殺之自將吏卒入丞相府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聲名出已上因劾韓延壽蕭望之始為左馮翊後韓延壽代之思信周徧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望之以其能名出已

上欲陷以罪法，兩人互相訐發，望之卒劾奏，延壽車服奢，僭逾制，狡猾不道，天子惡之，竟坐棄市，吏民莫不流涕。二獄詞

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見漢書趙廣漢、延壽本傳。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

蓋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

此哉。歷舉其事，證實望之。吾觀望之量狹而妒前，以霍光輕己，則謀

霍氏。始望之以忤大將軍霍光，不得除用，及光薨，諸霍用事，望之援引經術，以為今之災異，皆由大臣任政，一姓擅勢所致。

以丙吉居己右，則短丙吉。丙吉為丞相，宣帝甚重之，望之時為御史大夫，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先為之

不時，今首歲日月重光，咎在臣等，其意蓋毀丞相也。馮奉世斬莎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

宣帝元康元年，馮奉世使莎車，適國內亂，殺其王，歃盟背漢，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帝議封奉世，望之以為矯制違命，雖有功勞

不可以後法。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元帝初即位，有薦敞

太子，上問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非師傅之器。使抑鬱以死。夫張敞與廣漢延壽奉世

之數，臣者皆彊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

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計已

大失至於顛仄乃反恃一儉邪讒調之鄭朋會稽鄭朋始附望之望之與之相納用其

說朋數稱迷望之而短史高後朋行傾邪望之不與通朋怨望轉附史等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

側之惡豈不悖哉此段說望之量狹而妒又無知人之明以明望之不能除恭顯而反受殺身之禍者皆自取其

答大臣當國如望之之所遇不可勝數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

欲小人之不為害則莫如內植其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

披其腹心望之不能散史高與恭顯之黨又不能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望之

又傾陷張敞趙廣漢韓延壽諸君子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至禍發身

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漢董仲舒語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

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非於塗之人徵之於

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為天子而能盡其道於親

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聖賢之道忠孝而已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

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致身不過不用於忠孝而誤用之耳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孟子曰人皆

之淫男子之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許政發人之

則作漸也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

塞者不移也仍不脫其為禽獸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

通者具在也仍不失其為人宋元凶劬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

人何為見哭劬宋文帝太子劬父自立故曰元凶後武陵王駿起

罪大惡極不容於天地也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

至愚極惡之人一證

柳環、字煜之、唐昭宣帝相、臣時、朱全忠方謀篡唐、環諄事之、為之謀禪代事、後有譖於全忠、謂環將興復唐祚、全忠斬之於上東門、

至愚極惡之人又一證由是觀之、劬之為子、琛之為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

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為有加、懲創、人惟

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為可反、感發、人之善孟子曰、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

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葉、世也、詩商頌、昔在中葉、周自文王開基、迄平王東遷、謂之中葉、僅二

千年、其民繁祉、福也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

延於民、降及春秋、天下大亂、尚賴先王之道、澤以相維持、會盟討

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古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動則足以衝突、止則

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器械衣裘有所蓄，馬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

而長兵不過弓矢。

兵器之能及遠者為弓矢，故曰長兵，刀矛之類為短兵。

所謂敗績，師徒

奔潰而已。

左傳：莊公十一年，大崩，曰敗績，註：師徒抗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其俘獲至千百

人，則傳必特書以為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

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如

國分爭八十餘年，東晉五朝之亂，及南北朝二百七十餘年，五代之亂五十餘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

如秦白起伐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項羽破漢軍於蕭，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為之不流，漢光武昆陽之戰，大敗莽兵，伏尸百

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

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若順也，及也，逆天而背道，則為天所棄。三代以前

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也。逐也，徒也，放流，皆驅而遠之之意。之民皆不遠於

國人讀本 卷二原人下 三掃葉山房石印

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以寄五行之秀之所

禮記禮運人者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而可多殺哉

至誠惻怛仁人之言與今世所

云尊重人道主義者膺合

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為王侯暴

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

慾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為

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

音替除

禽獮

音鮮殺也

而莫之

憫痛也

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書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推論及

於自侮自伐自毀可見殺戮之慘人必有自殺之道而後天厭之人殺之所謂自取之也

秦漢以還中更衰亂

或有數十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

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

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

其幾矣。書胤征篇所謂大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皮膚因傷而

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

來其民。孟子引放勳曰。勞之來之。此蓋堯命契敬敷五教之辭。言

則誘掖以。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懼背道則失所。受而不自知。是

自棄。任其失而不為之所。是在上其積也。遂足干天禍而幾盡

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不盡

原過

方苞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如論語記孔子

禮之類。知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格物致知之衆人之過。無心而

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天理不能勝故君

子之過。誠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道以中庸為主。君子之過

也。過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耳上乎？君子而為聖人者，

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為

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分出聖人君子

衆人小人四等，辨析精微，非洞悉學理人情者不能道。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為，而小

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自恕二字是病根，此一事可恕，彼一

可恕，故君子有恕人而絕無自恕。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

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

物之初，御也，嘗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

故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自古神奸巨惡，始猶有惜名譽畏清議之心，其後至於

日暮途窮而倒行逆施，無所不為者，恒由於此。此是勉人謹小慎微之意，故君子立身行己，常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心之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為非孝。禮記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

歌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蓋仁人孝子，常有錫類之心，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非是則為不孝。國語：里羊對魯宣公曰：山不槎孽，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麋麇，即斷樹殺獸，必以其時之意。微矣哉，亦危矣哉。

行丈之高潔，說理之顯豁，得未曾有。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

名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與望溪先生同鄉，故稱鄉先輩。明熹宗時，官

會都御史，忠毅其諡也。

視學京畿。

為畿輔學政。

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

古寺廡下。

廡，讀無，上聲，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廡。

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

貂裘。

覆生為掩戶叩之。

寺僧則史公可法也。

字憲之，河南祥符人，入順天府

大興籍，明亡，福王立南京，史公守揚州，清兵至，攻克之，公自刎，清賜諡忠正。

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

貌，驚視。

注視卷呈，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

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識英雄於微時，是何等眼光。

及左公下獄。

熹宗時，魏忠賢用事，朝綱

濁亂海內側目。惟左光斗楊漣等諸君子疏劾忠賢罪狀。忠賢及其黨咸怒。誣光斗等與邊帥通賄。得贓二萬。下獄追比。非法拷掠。

血肉狼籍。終不肯承。乃使獄卒斃之。事在熹宗天啟五年。始成祖即位時。設東廠。用以緝捕異己者。其後相承不廢。恒以宦官主之。

賊害忠良。戮及無辜。弊政莫甚於此。時魏忠賢提督東廠。史朝夕獄門外。逆閣指魏忠賢黨。宦官亦曰閣人。

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以火炙之也。旦夕且死。

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司獄之卒。卒感焉。感其一義也。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鏡。銳器也。用以剗物。為除不潔者。任澆掃之役。引入微指左公處。

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是炮烙以

後情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泣不成聲也。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

臂以指撥眦。目眶為眦。皆音劑。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

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

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

此等忠義之氣。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有臣

如此而今小人竟死之明亡必矣因摸地上刑械音避刑具也作投擊勢史噤閉

也。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

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蕪黃潛相間崇禎莊烈帝年號崇禎四年

年陝西大飢盜賊蜂起張獻忠李自成為之魁以其飄忽無定故曰流賊蕪黃今湖北省之蕪州及黃州府潛桐今安徽省安慶府

潛山縣及桐城縣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考明史本傳崇禎八年總督盧象昇總理軍務命史公分

廬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此云以鳳廬道守禦當即是時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

更番而自坐幄幕行營之帳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使人

踞地而倚之以稍休息之漏鼓移則番代古無報時器刻漏以記之此言軍中更鼓也每一更終則更番休代每

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鏗音硜金或勸以少

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記左公事連及史公忠肝義胆若出一轍可謂有是師必

弟有是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也謂左公第候太公太母左公父母起

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族中之長者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

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訛言說

惠士奇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及其衰也。訛言莫懲。詩

雅正月篇。民之訛言。寘莫之懲。訛。偽也。降自秦漢。妖言者死。秦法妖言者死。漢初承

言之令。過誤之語。謂之妖言。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見

荒誕不經。一夫說萬夫。騰一倡百和無翼而飛。無趾而行。言傳播之易也。疑鬼

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為亂也。從而

治之。則窈冥不見。踪跡君子鎮以靜。訛言起。則人心浮動。故以靜鎮之。繩以法。訛

皆由於好亂者造。作。故以法繩之。何謂鎮以靜。漢建始成帝三年時大雨四京師

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

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

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

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文宗年號初京師妄言大

兵至謹音敬，喧詳也走塵起百官或韞而騎倉卒不及着履遂韞而乘馬也韞與機通臺省

吏稍稍適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待也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

治簿書泰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

軍陳君賞率兵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使者來促閉門君賞不從良久問

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

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為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果姦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

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

方臘作亂於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明年即為韓世忠

所擒。距南宋孝宗時五十餘年。

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

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流刑曰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

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

究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

左傳。魯莊公十四年。初。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按

是時。莊公歿後。諸公子爭立。厲公始出奔於蔡。後乃返國。

秦之亡也。

以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涉與吳廣等謀舉兵。

先令。廣至叢相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戌卒皆夜驚恐。

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

是以君

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

進一層說。更是正本清源之道。

彼造言者。何恃而為亂哉。

無怒軒記

李紱

怒為七情之一。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

詩小雅。巧言之篇。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遄。已。也。

音。格。疾也。沮。止也。杜。喜也。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

顧情

之發也。中節為難。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正也。而怒為難。中節謂之和。朱註。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

論語憲問篇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朱註克好勝

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為禍也烈矣吾年逾四十無

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

中庸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註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

為能變化氣質而已

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

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

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即行猶可

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

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恒止之地即以是榜之

榜同榜牌

也木片也此為懸示之意

道不拾遺說

楊繩武

道不拾遺之說始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為魯司寇攝政

攝行相事

三月驚

音育也

羔羊者無飾賈

與價同

無飾偽之

男女行者異途

皆人

重塗不拾遺

人皆知廉

大聖人過化存神

綏來動和之化

孟子夫君子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註所過者化謂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也所存者神謂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也

論語子張篇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註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神速如此何止於此此猶其淺焉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

者耳。而子產傳亦曰。子產相鄭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漢書黃

霸傳

宣帝時霸為潁川太守

後漢書卓茂傳

前漢哀帝時茂為密令

亦皆有道不拾遺

之語。自一聖一賢兩循吏而外。見於史漢列傳。復得五人。史記商

君傳。商鞅為秦變法。行之十年。道不拾遺。酷吏傳。郅都為濟南太

守。族滅豪猾。閻氏眾皆股票

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雖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票。髀肉戰慄。曰股票。恐懼之甚也。閻音閻。

郡中不拾遺。義縱為河南都尉。武

帝時。族滅穰氏之屬

穰音穰。其愛猶亦如閻氏。

道不拾遺。漢書嚴延年為涿郡太

守在宣帝時按東西兩高氏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為號者高氏大姓豪橫無比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各殺

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後漢書樊曄為天水太守在光武帝時政

嚴猛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道

不拾遺之事見於史漢列傳者如此合而論之孔子大聖非後世

為治者所敢望學孔子者亦不必於此一事求之子產衆人之母

禮記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殺也春秋時賢執政無以過者商鞅

太史公所謂天資刻薄人也史記高君列傳後語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刻深薄謂棄仁

義不憚誠也其治秦法如牛毛言法令繁瑣也與子產不可同年而語矣而道

不拾遺一事何相類也兩漢之世循吏最盛然自黃霸卓茂兩人

而外此事竟寂寂無聞而求之酷吏之中則自郅都以下歷歷可

指不一而足是何見於酷吏之傳者如此其多而見於循吏之傳

者如此其少也。豈循吏之治轉不如酷吏歟。不然何循吏之所難

而轉為酷吏之所易也。道破虛罔文論語曰道猶引導謂之以政

所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格至也言民恥於不善酷吏之道不拾遺畏於法而不敢

犯也免而無恥之行也。循吏之道不拾遺化於德而有所不為也

有恥且格之驗也。此其淺深高下之辨相去懸絕已較然矣。且國

家致治之本原實不在此。進一層說三代以前六經所載極盛之

治有曰於變時雍。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於讀若鳴歎美辭變言

身而家而國曰四方風動。書大禹謨篇言教化大行如風之鼓

民大和會。書洛誥篇四方民大和會言周公營洛邑民未有所謂

道不拾遺而其說始見於史記且託始於孔子孔子不以是重也

秦漢以下風俗日漓故得之以為美談然往往出於酷吏之治即

果有之非必盛德事也況以巧宦之謀佐其酷吏之術增飾虛美

誣罔上聽本商鞅郅都之行而冒黃霸卓茂之名且欲上竊孔子

之似以誣世而惑衆使生於孔子之世必不後於兩觀之誅矣正少

卯者魯之閭人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之戮於兩觀之下以其

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也古者宮門外兩臺曰象魏懸法

示人之處其間無門是漢張敞有言敞在宣帝時為假使京師先

行讓畔耕者異路男女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偽

先天下固不可也敞之言可謂識治體矣

信陵君頌

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吳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儲大文

念不獨生乃令趙亡秦圍趙邯鄲趙遣書魏王及信陵君請求救

兩端不出兵。趙使者日告急，信陵數請於魏王，而王畏秦，終不聽。信陵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今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是心也。可以卻秦軍，可以謝魏王，可以全活邯

鄲。趙郡城。可以安危。大梁。魏都城。可以奔走。侯朱毛薛。侯嬴、朱亥、毛公。

下客。可以橫絕。黃呂原嘗。楚春申君黃歇、秦相呂不韋、田文。是心也。晉鄙

洞樵而不能怨，如姬効死而不能忘。信陵嘗有德於魏王，所幸如姬願為信陵君効死，侯嬴

乃為公子畫策，使信陵請如姬於王卧內，竊晉鄙兵符，即矯魏王令，代晉鄙軍，鄙不從，朱亥袖鐵椎殺鄙。信陵因將其軍，以擊却

師。秦黃河迅疾而不能徙，函谷。關名，在秦地。牢閉而不能當，婦人不伐性。

醇酒不腐腸。信陵後為人毀於魏王，王信之，乃謝病不朝。暴秦夷

廟不加損。秦毀信陵君廟。炎漢守冢不加張。漢高祖十二年，擊黥布，還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世世歲

以四時奉祀馬漢，以火德王，故稱炎漢。是心也。宰六合。天地四方。巨八荒。即八方。薄兩

儀。天地曰儀。昭三光。日月星謂三光。豈直公子也。彼約車數十乘。註見夫

皆抱關之後勁。

侯羸年七十，隱於大梁夷門。抱關者，信陵君迎為上客。

賣漿博徒之前行。

有趙

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信陵君往從之遊。

可以續李同啟唐睢，激荆軻而笑舞。

陽者也。

秦圍邯鄲，李同說平原君散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唐睢魏大夫，年

九十餘，西說秦，不敢加兵於魏。燕太子丹懼秦將加兵，使荆卿及勇士舞陽入秦，以匕首刺秦始皇。

鄭莊公論

顧棟高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

時衛有州吁。

衛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有寵於莊公。

晉有成師。

晉穆侯之少子，即桓叔也。穆侯甚愛之。

鄭

有叔段。

武公之子，莊公之弟。

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

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

魯惠

公二十四年，晉昭侯封桓叔為曲沃伯，莊伯者，桓叔子也。惠公三十年，晉匡潘父弑其君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弑君一，惠公四十五

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弑君二。後曲沃莊伯之子曰武公，又虜晉哀侯而殺之，弑君三。桓公七年，武公誘晉小子侯而殺之，弑君

四莊公時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弒君五武公既滅晉乃盡以其實器賂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盡併晉地而有之

移都獨莊公克平大慙。音隊惡也宗祧無恙。叔段居京緡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乃伐京段入於

駟公伐諸駟段出奔共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

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故也。一篇主意愚獨謂莊公之

為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為過當。夫段之作

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為衛桓之駢首就夷

即為晉之三世。桓叔莊伯武公為三世有亂。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

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

齊襄公無道。公子糾奔魯。弟小白奔莒。及襄公被弒。魯納子糾。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為桓公。於是殺子糾。見左傳。魯莊公九年。

楚平之殺子干子皙。子干子皙及靈王平王均楚共王之子。靈王無道。國人叛之。王自縊死。平王使人以危言

迫。二子。二子皆自殺。平王乃即位。仍使之餬口於四方。魯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入許。謂許叔曰。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即指叔段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

之道正合殺梁傳曰然則為鄭伯宜奈穀梁訓克為殺殺梁傳曰

也何能也既為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左傳謂經書

駢稱鄭伯者譏失教也謂莊公不能預教其弟嗚呼莊公豈能教

致釀成罪戾也殺梁左氏二傳均不可信

段使不為亂哉段恃母之寵愛武姜愛叔段而惡莊公常欲立段

左傳魯隱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

禁戢之適足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莊公即位武姜

之謂之京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太叔始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既

叔先使鄭之邊邑有貳心後則竟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

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碯純臣豈有

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碯熟視十六年而不能禁

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

見左傳魯隱公四年。州吁既弒桓公。未能和其民。石

厚問定君於其父碭。碭誘以因陳而入覲於王。及厚從州吁如陳。碭使陳人執而誅之。君子謂石碭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謂乎。此實出於無奈。而謂石碭之處心積慮成於殺子乎。嗚呼。

呼於石碭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於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於殺此。見世俗之情私於父子。而薄於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為衆所惡。無有肯為之平反者。

此子貢所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

燕王為明太祖之子。惠帝為太祖之孫。故曰叔父。燕王於建文元年舉兵反。帝命將出師禦之。臨行戒將士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肇金川門之禍。

燕王臨京師。由金川門入。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史稱建文避國。避讓也。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

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曰黃泉。其

再相見也。意謂生不為得罪名教耳。使為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

訓誨子弟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為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

庸蔡仲。武王有天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成王時管蔡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蔡叔之子胡能改行率

德訓善周公舉為魯卿士復封於蔡合矣若其處段固未嘗害義也後世於明建文

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喻祖宗創業而子孫

不能守於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高煦為明成祖第三子封漢王勇悍無賴

宣宗宣德元年高煦反帝親征敗而執之廢為庶人幽禁西安門內煦復傲橫逆殺之按宣宗為成祖之孫於煦亦為叔父獨

至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弒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

於稱人以弒則曰君無道也。如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杜註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又曰君惡甚矣於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

於凡桀驚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也。谷窮之勢如此則春秋乃

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

不見於經詳左傳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

弑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史記太史公自序有

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於鄆

稱鄭伯舉爵為無譏段不言弟為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

戡堪去聲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說明不可信傳不信經之意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

其甫離襁褓襁褓古作強葆史記魯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註強濶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

也也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禮內則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言男子生十歲而出就師

受學也有師友之切磋詩衛風淇澳之篇如切如磋言師友之間詩

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

及其長也，為之教針黹，備妝奩而已。

黹，音黹，黹，音黹，黹，音黹，黹，音黹。今通謂女紅為針黹，奩，音廉，藏香之器，一曰鏡匣。後漢皇后紀，帝視

太后鏡匣中物，今俗以嫁女之具曰妝奩。

至於性情嗜好之偏

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為不必教，皆若有

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也。

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未註，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

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

之觀感而效法，以為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

按公

所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規，稱曰五種遺規。養正者，取易蒙以養正之義。

復採古今教

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

其淺顯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

在家為女。出家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

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

今世興女學者曰。養成賢母。良妻。孟公數語。已賅括無遺。

王化

始於閨門。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詩首章。關雎。小序曰。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

化之

家人利在女貞。

易家人卦。家人利女貞。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

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

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

為女德之累。

即世俗所稱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

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

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

兄弟。為之述陳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

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

樸實說理。語語足。鑒人心。此等文。固

不以華采見長。

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

之過也。力破迂儒拘督之見。女學界當奉為先師。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

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焉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

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

專一篤至。其為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易家人卦。象曰。

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加之意而已。

方孝孺死節論

陳祖范

明文皇欲脅降方孝孺。惠帝建文四年。成祖兵陷京師。執孝孺。令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投筆札於

地。復強之。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且笑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謂之曰。汝不顧九族乎。父子孫為三族。

高祖至玄孫之親。謂之九族。孝孺曰。雖十族奈我何。既而捕其母妻之黨。及交遊

門生。悉以示孝孺。孝孺不為動。坐死者七百餘人。夫孝孺之死。當

矣。彼為孝孺而死者。何罪。孝孺於此。獨不可少紆迴焉。效薛方之

詭對。

方字子容，漢平帝時隱居不仕，王莽以安車迎方，辭謝不允。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

文文山之請黃冠歸鄉。

文山，名天祥，字宋瑞，元滅宋，文山為元相。

索羅所囚，在燕三年，矢志不屈，時元求人才甚急，王積翁薦之，文山曰：國亡吾分一死耳，悅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

備顧問

姑以紓其十族之難，而後自決焉。天下後世亦必共諒其

志。何乃欲成一己之節，而累及無辜，返之於心，得毋有不安者乎。

以上設為責備孝孺之言。

君子曰：此固孝孺之所不忍也，而非孝孺之所不

安也。

兩語斷定。

臨刑時顧其弟孝文而淚下，夫豈不忍於弟，而忍於他

人乎？然而吾所以死，非為一身也，為天下大義也，為萬世倫常也。

非負叛逆不軌之罪，而累及其族屬也。君子之制行也，斷其是非

於理而已。吾之所為者，非歟？則是吾有致死之道，而死乃吾自為

之也。吾有致人於死之道，而人之死亦吾實累之也。如吾之所為

者。至是而無少非歟。則是吾無致死之道而死。非吾自為之也。吾

無致人於死之道。而人之死。非吾之累之也。其奚不安之有。逐層推勘

以明孝孺之心。無不安之理。即其時之死者。亦烏得而怨孝孺。倘怨之曰。爾何

苦而必為忠臣義士。以陷我等於死。夫忠臣義士。豈陷人於死之

術哉。假使其時有可以全人之命。而又不失己之節者。孝孺固將

為之。孝孺固非欲累及無辜。以博一己之節者。以今觀文皇之暴惡。如毒蛇猛獸。烈火

洪水。操之。感持之急。從我則為我。草詔而令天下。不從則使十族

從。汝於死。豈尚有可以紓迴其際。聽吾從容而商。兩全之術者哉。

言孝孺無委曲求全之術。方其起兵時。受姚廣孝之囑。成祖發北平時。姚廣孝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

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入京時。亟欲臣孝孺。以收人望。黃冠

歸鄉。為天子外臣之請。其不可得也。決矣。孝孺而不忍人之為己。

而死也。則必順之。順之則且仕之。仕之而生平之所守喪矣。天下之大義沒矣。萬世之倫常掃地矣。權其所得孰多孰寡計其所失孰重孰輕。孝孺蓋辨之精矣。豈徒任一往之氣。但以快一時之憤而不顧其理之正心之安者乎。大抵吾儒行事但患不得其當。苟得當矣。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無可復撓之者。不必多為瞻顧審度也。若一瞻顧審度則無復可立之節。無復可成之行矣。所謂忠臣之際有初念無轉念如孝孺者。吾信其心之恬然無不安而不得疑其為過當之行。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也。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也。此言孝孺固非知經而不知權者。

